

初探 19 世紀後半西方視角下的日本藝術： 以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和 1862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 為例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劉思涵

摘要

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以第一任駐日英國公使身份，於 1859 年至 1862 年間定居日本。並在 1861 年接獲英國即將舉辦二次倫敦萬國博覽會的消息，阿禮國以其職準備日本參展事宜，一方面以積極的態度遊說日本幕府同意此次參展；另一方面則廣遊日本，盡己之力挑選合宜展品。最終成功使日本以官方身份參與倫敦萬國博覽會。

本文試圖爬梳三個面向：阿禮國獲命後，蒐集展品的過程，分析現今存留的日本展品文字資料以及圖像；觀察當時英國對於日本展品的迴響；釐清 1862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中日本展示的原貌與影響。期盼以此觀察 19 世紀後半葉西方視角下的日本藝術。

關鍵字

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1862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日本藝術

前言

16 世紀之際西方國家以傳教、貿易等方式和日本來往，後因德川幕府於 1633 年實施的鎖國政策，使得日本可以與外貿易的國家僅剩荷蘭與中國。¹ 因此緣故，日本和西方國家接觸的機會便減少許多，直至 1854 年的黑船事件，² 日本與西方的交流才再度活絡，形式也有所增加，像是參與展覽等。本文以日本於 19 世紀開國後的東西交流活動為討論主體，並且將阿禮國以及 1862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中的日本展示作為觀察對象。

1862 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以下簡稱萬博）正式名稱為「倫敦國際工業和藝術博覽會」（London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Industry and Art），此次萬博特別著重在工業和藝術方面，以促進工業的發展作為展覽目標，並且為藝術品的陳列擴增展場面積，³ 是為一次展品齊全的展覽。總計有 39 個國家共襄盛舉，展期從 1862 年 5 月 1 日開始，至 1862 年 11 月 1 日結束，共 185 天，總參觀人次為 6,096,617。⁴ 這次的倫敦萬博無論在人次和參與國數量方面，皆比前二次的萬國博覽會規模龐大。⁵ 日本身為參展國之一，可說是增加了自身在國際間的曝光度，尤其是對於西方世界。

1861 年間在英國駐日公使阿禮國【圖 1】的推動下首次決定以官方身份參與萬博，有趣的是此次雖為日本官方同意參展，但關於日本展品的挑選與策劃幾乎是由阿禮國這位西方人士一手包辦，換句話說這次萬博所展示的日本，是經過西方視角下的選擇。本文盼以梳理此次日本參展的經過、觀察展品圖像以及蒐集西方世界的迴響，試圖了解 19 世紀後半葉西方視角下的日本藝術。

¹ 詹姆斯·麥克萊恩 (James L. McClain) 著，《日本史：1600-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Japan: A Modern History)，王翔譯（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頁 78-79。

² 1853 年美國總統米勒德·菲爾 (Millard Fillmore) 派任海軍馬修·培理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前往日本協議解除鎖國，最後雙方於次年 1854 年簽訂《日美和親條約》，隨之日本幕府又於 1858 年接續和荷、英、法、俄締結商約。

³ 周秀琴、李近明編著，《文明的輝煌：走進世界博覽會歷史》（上海：學林，2007），頁 81。

⁴ (1) 國際展覽局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 資料統計自：<<https://www.bie-paris.org/site/en/1862-london>>（2019 年 11 月 29 日檢索）。(2) 丁錫鏞，《1851 至 2005 年世界博覽會全紀錄》上冊（臺北：嵐德，2006），頁 115。

⁵ 1851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共有 25 國參展，人次為 6,039,195；1855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共有 27 國參展，人次為 5,162,330。

一、參展前置工作

（一）接獲任務，化險為夷

1861 年 3 月英國開始向各國發出參展邀請，日本也在受邀名單之列，經過約兩個月的寄件時間，阿禮國於 5 月之時，以英國駐日公使的身份接獲邀展通知，⁶ 收到通知後，他在尚未經過日方正式同意的情況下，就於 5 月 27 日率先答應英方邀請，並於回覆信中表示：在自己駐日期間，已蒐集許多日本物品，因為他早已準備，要將日本藝術、產業進步的樣態，於大型博覽會中呈現。⁷ 由此看出阿禮國是以「隨時準備好」的意念，一心期盼有朝一日要將日本推向國際舞台。

其實阿禮國駐日期間的外交業務並不順利，因為當時幕府與外政策持消極態度，但撇除工作業務，在日本的生活引起他對於此國文化的好奇心，⁸ 並且願意花費精力探索學習。⁹ 因此在接獲日本參展的任務後，阿禮國便積極說服日本幕府同意參展，傳達出此展覽是一個能將日本推向國際舞台的大好時機，但日方仍無積極的作為。¹⁰

雖無得到日方正式的答覆，阿禮國自身仍馬不停蹄的籌備參展一事，1861 年 5 月底他出差至中國和香港，在歸日途中，順帶與友人一同遊覽日本 32 天，旅程橫跨長崎至江戶，¹¹ 他便把握此機會沿途蒐羅合宜的展品。¹² 7 月 4 日阿禮國結束旅行，回到位於江戶的英國使館「東禪寺」。隔日午夜時分，使館突遇浪人襲擊，館內人員為自保而開槍，造成不小的騷動之聲，但附近鄰里皆無一人出面相助，且日本當局也無立即的逮捕，造成英方人馬在黑暗中與浪人們對峙，幸虧當時使館室內的格局複雜，導致浪人們無法在黑暗中攻破，事後結果，英方無人喪命但有人負傷。此一突襲史稱為「東禪寺事件」【圖 2】。¹³ 之後日方並無以疏

⁶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頁 31。

⁷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頁 31。

⁸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頁 30-31。

⁹ 阿禮國駐日期間曾出版過日文學習的書籍 *Elements of Japanese Grammar, for the Use of Beginners*.

¹⁰ 松村昌家著，《大英帝国博覧会の歴史：ロンドン・マンチェスター二都物語》（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頁 187。

¹¹ Hugh Cortazzi, "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First British Minister to Japan 1859-1864: A Reassess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994): 21-22.

¹²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頁 32。

¹³ 東禪寺事件詳情經過可參閱：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 & Green, 1863), pp. 156-159.

於治安一事致歉英方，反倒輕率的對於阿禮國等人無人身亡的結果表示恭賀。¹⁴

因著日本對外不甚友善的態度，阿禮國大可放棄協助日本參展一事，但他卻將「東禪寺事件」化為說服日本幕府參與萬博的跳板，7 月 16 日以文書方式向日本表態，其大意为：參與萬博，將是向各國展現日本實力的絕佳機會，在展覽會上日本可以與各國一較高下，藉此獲得國際間的好地位。並說明自己已將「東禪寺事件」作為一個小誤會原諒，盼日本當局好好考慮參展一事。¹⁵ 最終他於 8 月 24 日收到幕府外交官員的正面回覆：「能將日本出產之品，展示於諸國為一大快事。」¹⁶ 經過一番波折，阿禮國終於爭取到日本參展的官方認可。

（二）身負重任，積極蒐羅

阿禮國於駐日期間四處走訪日本各地，依據他的遊記，¹⁷ 讓人可以稍加窺知他蒐羅展品的經過。在上述為期 32 天的旅程中他與友人曾在行經大阪時，一同逛了當地的織品商店，阿禮國描述大阪商店的規模遠比他之前在江戶光顧的還要大，商店約有 50 至 100 位的工作人員，店家的工作效率非常快速，可以當場製作客製化的商品，但店內的光線昏暗，著實考驗了他的眼力和判斷力。最後阿禮國於此店購買了繡帷、繡花織品等，這些物品皆於日後的萬國博覽會上得到不錯的評價，因此他對於自己的挑選甚是滿意。¹⁸ 在大阪除了絲織品之外，他還意外尋獲比江戶和橫濱一帶價格更為優惠的青銅器，並且看中一個造型優雅的青銅掛燈和有著細緻雕工的青銅器物，就當機立斷的將它們購入。¹⁹ 此外，阿禮國一行人的旅途也有經過有松市，他形容此城鎮是一個既乾淨又富裕的繁榮小鎮，並且以出產女性服裝聞名，²⁰ 在此地阿禮國硬著頭皮以男性視角猜測歐洲女性會感興趣的服裝樣式，因為這些物品都將代表日本於萬博中展出。²¹

除了 32 天的旅程之外，在日本生活期間阿禮國於橫濱發現許多令人目不轉睛的漆器、陶瓷等。橫濱的店家大多會以簡單的英文與外國客人交談，還會以一些手段勾起客人的購買慾，面對五花八門的商品他只能依憑自己的品味仔細挑選。在歷經幾次購買後，阿禮國學會用日語詢問價錢，甚而會以簡單的日文單字向店

¹⁴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p. 158.

¹⁵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頁 33。

¹⁶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頁 34。

¹⁷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1&2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 & Green, 1863).

¹⁸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pp. 110-111.

¹⁹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p. 111.

²⁰ 有松市以染織浴衣（有松絞）聞名。阿禮國在其展品目錄《來自日本的工業和藝術作品目錄》（*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中的展品編號 551 也提及此事：

“Six specimens of Japanese summer fabrics from Arimatz, a place celebrated for their manufacture.”

²¹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p. 146.

家討價還價。²² 阿禮國表示雖然選件的過程中有許多考驗，但都是值得的，因為這些展品最後皆成功地引起觀展人的興趣和目光！因此就展出結果而論他認為這些物品絕無讓日本丟臉，它們的實力著實和歐洲工藝不相上下。²³

日方對於展品也有貢獻，但由於提出幫忙的時間點與運送展品的時程相隔不遠，因此阿禮國建議日方提供紙品（因為易於包裝），之後他收到許多紙品以及描述它們功用的相關說明，緊接著對它們做出高效率的篩選，²⁴ 最後萬博展出了 75 件²⁵ 由日方提供的各式紙品。綜上所述，看出阿禮國搜羅日本展品的用心：其一，貨比三家，以有限的資源挑選質量甚好的物品；其二，以「展現日本」以及「能引起西方視線」的角度作為衡量標準。另外有趣的是，在購物過程中甚表現出融入當地的技能，學會砍價。

日本物品曾於 1851 年倫敦萬國工業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1853 年紐約萬國工業博覽會(The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²⁶ 以及 1855 年巴黎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s produits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et des beaux-arts de Paris 1855) 中展出，其中的展品為數不多，皆由荷蘭提供，附屬於荷蘭展區。²⁷ 因此 1862 年倫敦萬博的日本參展在定位和數量上可說是別具意義，能將其視為日本第一次有意識的與萬博產生關聯，²⁸ 這可歸於阿禮國的熱心相助，承上所述可以觀察出 1862 年的日本參展是由他一手主導、肩負起挑選展品與最終決策者的身份，因此 1862 年倫敦萬博的日本展區或許可將其詮釋為西方人阿禮國眼下的日本樣貌。

二、日本展區及展品

（一）展區外觀與展品清單內容

1862 年倫敦萬博，日本展區【圖 3】位於展場的東北邊，展位不大，與中國、伊奧尼亞（Ionian Islands）並列在同一展場，相較於他國展場²⁹ 來說，空間著實

²²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1, pp. 309-313.

²³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1, pp. 313-314.

²⁴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1, pp. 179-180.

²⁵ Rutherford Alcock,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Stamford Street and Charing Cross, 1862), p. 10.

²⁶ 1853 年紐約萬國工業博覽會，未被後世的國際展覽局追認為歷屆的萬國博覽會之一，特此附加說明。

²⁷ 根據以下資料，可得知 1851 年荷蘭的一間公司曾展出日本屏風；1853 年荷蘭展區中有日本物品；1855 年荷蘭展區中包括 80 件日本物品。

ジャポニズム学会編，《ジャポニズム入門》（京都市：思文閣，2000），後標頁 14（年表）。

²⁸ 吉見俊哉著，《博覽會的政治學》，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臺北：群學，2010），頁 104。

²⁹ 這邊指的是同和日本屬於「外國展區」的國家，例如法國、義大利、荷蘭、西班牙等。

小上許多。當時各個展區的照片是由倫敦立體攝影公司（London Stereoscopic and Photographic Company, 1854-1922）³⁰ 負責拍攝，比較現存的日本展區相片【圖 4】與鄰近的中國展區相片【圖 5】，發現日本展區極盡所能的使用僅有的展示空間，其中小體積的展品可說是為數眾多、密麻地陳列於展櫃中，展區周圍甚至還掛起織品、燈籠、雨衣等物件。

除現存相片以外，當時《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³¹ 也依照倫敦立體攝影公司拍攝的照片，為日本展區重新繪製插圖【圖 6】，插圖中描繪了正在觀賞的人，以及一位伸手指向展區的小女孩，似乎暗示著日本展區有吸引群眾目光的能力。《倫敦新聞畫報》在插圖之外還附上一篇日本展區的報導，說明日本展區具有古怪生動的特色，³² 報導內容為概覽式的描述日本展品的種類及簡介，綜觀來說，整篇報導給予日本展品正面的評價，例如在講述漆器一類時，提到展品當中有一個精心設計的飯碗十分吸引人，順帶猜測這樣精美的用餐器皿，為的是展現出使用者的品味，另外在瓷器方面則讚嘆了杯、碟、碗輕巧雅緻的結構。³³

關於日本展品的資訊可以參照阿禮國出版的《來自日本的工業和藝術作品目錄》（*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³⁴ 與官方出版的目錄。³⁵ 阿禮國在自身所著的目錄中有著一小段關於日本展品的概述，他提到日本的物品比歐洲便宜，質量卻一點都不輸歐洲，並且說明日本的工藝品像是瓷器、金屬器以及漆器都擁有著純熟的技術和完美的材質，著實可媲美歐洲的工藝品，最後甚以此觀點作結：認為日本民族「是在一個幾乎和西方無交流接觸的狀況下，發展出進步的文明。」³⁶

日本展品種類【表 1】可說是全備地包含各式物品：漆器、竹製工藝品、陶瓷、青銅器、紙品、織物等，阿禮國似乎有著雄心想將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呈現

³⁰ 倫敦立體攝影公司成立於 1854 年，是一間攝影公司。1862 年取得倫敦萬博的官方攝影專利。

³¹ 《倫敦新聞畫報》於 1842 年首次發行，是世界第一份每週出版、附有插圖的畫報。內容以栩栩如生的圖片呈現出英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要事件，包含：戰爭、災難、慶典、藝術、科學等。

³² Terry Bennett,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6), p. 102.

³³ Terry Bennet,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pp. 102-103.

³⁴ Rutherford Alcock,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Stamford Street and Charing Cross, 1862).

³⁵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Th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Vol.4 Foreign Division* (London: Printed for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1862), pp. 89-100.

Alcock 的目錄展品品項最後編號為 614；官方目錄則為 623，互相比對後發現前 614 個品項皆相同，差別在於官方目錄後 9 個品項皆為他人以個人或公司名義提供。

³⁶ 原文為：“the progress in civilization of a people who have been nearly wholly unaided by contact, or any interchange of ideas, with the European race.” 參自 Rutherford Alcock,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p. 2.

出來。但仍可發現其中選件的偏重，以漆器、青銅器和金屬器、陶瓷為品項比重最高的三類，此外阿禮國會在敘述品項時另有稱讚，從中發現他常表達出對於器物類工藝品的喜愛，例如金漆藥盒(*medicine case*)、以動植物為造型的青銅器、金屬雕刻的胸針、水果造型的象牙雕刻等，阿禮國對其的描述多為：出奇的外觀設計和高超的雕刻技術。³⁷ 綜上所得，推測日本此類的精細工藝品容易吸引阿禮國這位西方人士的目光。

(二) 展品圖像概述

現存 1862 年倫敦萬博的日本作品圖像為數並不多，筆者以 1863 年出版的《萬國博覽會上的工業藝術和雕塑傑作》(*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³⁸ 為參考，此書共有三冊，當中包含將近 300 張 1862 年倫敦萬博中展出的工藝品及雕刻品的彩色圖版，此書的統籌者為約翰·伯萊·瓦林(*John Burley Waring*, 1823-1875)，³⁹ 他是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⁴⁰ 的成員，且在 1862 年倫敦萬博中負責英國展區的五個類別，⁴¹ 當中包含建築、家具、陶器等。出版書籍的動機可從書中前言得知，瓦林提到自己很榮幸接受女王陛下所指派的重責大任，那就是將 1862 年萬博中的優秀展品發揮更多的影響力，⁴² 由此看來三本出版物具有官方指派的意義。日本展品的圖版集中收錄於第三冊，有趣的是書中圖版會於左上方標誌來源地，而日本時常和中國在同一圖版中被一齊標示；甚會有標誌來源地為亞洲，而圖版名稱又為日本和中國的物件，書中只有一幅日本漆器的圖版，它的來源地僅有日本。由此看出當時西方世

³⁷ 以下列舉三例阿禮國在展品目錄中另有的描述：

- (1) 關注到日本的青銅製書寫用具的奇特外觀。原文為：“The educated Japanese seem never to weary in the invention of fantastic designs for all the accessories to the brain work of their life—writing.” 參自 Rutherford Alcock,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p. 7.
- (2) 對日本的金屬鈕扣描述為設計和執行上皆十分出色。原文為：“on which the Japanese seem to lavish the highest artistic skill they can command, whether in design or execution; and they display great excellence in both.” 參自 Rutherford Alcock,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p. 7.
- (3) 對日本的象牙製品描述為人本人擁有高超的雕刻技巧。原文為：“Fruit carving in bamboo wood. Twenty-five specimens of the best ivory carvings, showing great mastery of the chisel and power of expression.” 參自 Rutherford Alcock,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p. 9.

³⁸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1-3 (London: Day & son, 1863). 三冊書中的圖版解說皆附有英、法兩種語言，目的是擴大閱讀對象。

³⁹ 約翰·伯萊·瓦林(*John Burley Waring*, 1823-1875) 是一名英國建築師，亦為 1862 年倫敦萬國博覽會的工作人員之一。

⁴⁰ 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創立於 1834 年，其宗旨為開展學術討論、提高建築設計水平和保障建築師的職業標準。

⁴¹ 英國展品共計分為四十個類別，瓦林負責統籌家具及家具裝飾、金屬和珠寶、琉璃、陶器、建築五個類別。

⁴²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1, p. To Her Most Gracious Majesty Queen Victoria.

界並無明確劃分日本和中國的物件。但總而言之，被繪製的展品，無論是來自日本或是中國皆是有經過挑選的，⁴³ 它們受到了某程度的認可，才得以被收錄到此書。書中有明確標示圖版中的展品來源為日本，以及標記提供者的圖版共計三張，筆者將以此三張圖版做較為詳細的觀察，希望藉由這些圖像可以試圖了解當時西方人眼中「好」的日本展品為何。

【圖 7】依據圖版解說文以及圖版本身的標示，得知標號 1 至 6 是來自日本的展品，7 及 8 則被推測為是中國製造的琺瑯，而其中標號 1 至 4 的展品⁴⁴ 為阿禮國提供，它們分別為兩個漆盒、一個行灯⁴⁵ 和一組瓷 (porcelain) 的杯碗。畫面裡最高的花瓶（標號 7）的高度為 12 英寸，⁴⁶ 顯示出這些展物的體積都偏小，因此圖版解說中提到日本人擅長製作小巧的作品。⁴⁷ 此外解說文中以圖中瓷的杯碗（標號 4）【圖 8】說明日本人經常使用的「鑲嵌」技術：日本人的鑲嵌技術常運用在木材、金屬等，甚至會使用自然物件像是貝殼作為鑲嵌物。這樣的做法雖然會破壞物品本體材質的美和完整性，但卻是一種大膽有力的創作方式。⁴⁸ 圖上的兩個漆盒（標號 2、5）【圖 9】，同樣被稱讚，一為黑色底的盒子表面上飾有金屬裝飾，被說是件美麗的作品；⁴⁹ 另一為波浪型的圓型小盒子，不僅造型上有變化，盒上每個區塊的圖案皆不相同，整體十分精緻。⁵⁰ 最後解說文中對圖版內的作品有概括性的陳述：「這些作品在設計和技術的執行上巧妙大膽，作工裡外兼顧。」⁵¹

【圖 10】是青銅器作品，除了標號 4 於圖版解說文中被推測為中國製造之

⁴³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1, p. Preface.

⁴⁴ 筆者從圖版上和圖版解說中交叉比對後，無法確知標號 1 的物品為何，但可知阿禮國提供了兩個盒子，因此推測左邊的盒子為標號 1，但在【圖 7】就不做 1 的標號。

⁴⁵ 行灯為日本以竹、木、金屬等製成的照明用具，流行於江戶時代。

⁴⁶ 12 英寸為 30.48 公分。

⁴⁷ 原文為：“The height of the gold ground vase was 12 inches; thus it will be seen that all the subjects in this group are small, and, in minute art, the Japanese have no rivals.”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48.

⁴⁸ 原文為：“Though the beauty of the material is destroyed by this course,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grasses, reeds, and flowers are twined round the cups and saucers is bold and vigorous in the extreme.”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48.

⁴⁹ 原文為：“nor could anything well be prettier than the small cabinet on the right, with its minute gold scroll-work on a black ground.”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48.

⁵⁰ 原文為：“some few figure-subjects and conventional ornament, of which class the fluted circular box in our Plate was a beautiful example, each pattern being different, and all in perfect taste.”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48.

⁵¹ 原文為：“all as wonderful in point of execution as clever and bold in design. In all cases the joiner's work was of the finest and neatest description, and every portion, inside as well as out, finished with the most minute care.”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48.

外，其餘皆來自日本，阿禮國提供的物品為標號 6 至 11。在圖版解說中認為日本的青銅器精巧古雅，有著各式各樣的造型設計，十分引人注目，它們的外觀古怪有趣，卻可說是一種對自然真實的感受表現。⁵² 例如標號 2 和 6【圖 11】是章魚和蝦造型的紙鎮、標號 8【圖 12】為一個彎曲上身的鶴形燭台、標號 10【圖 13】則是以蝙蝠為造型的吊掛香爐，⁵³ 以上作品皆栩栩如生的呈現出自然界的生物。

【圖 14】為日本的漆器，皆為阿禮國提供，書中對於圖版內的作品一致給予甚好的評價。首先是左邊最大的櫃子和右邊的盤子【圖 15】，櫃子的尺寸為 3 英尺，⁵⁴ 它的邊角鍍上銅，外面以相間的瓷作為裝飾，打開後櫃內有著金葉和白花的圖樣；盤子的表面精緻，採用大膽的凸起設計，鑲有珍珠母，這兩件作品在解說文中被視為日本漆器類中的傑作。⁵⁵ 接續文中還提及盤子上方的小櫃子【圖 16】雖然不像左邊的大櫃子那般氣派，上頭的金色樹木卻值得注意，整株樹的走向成斜線造型，設計大膽新穎，是日本人喜愛採用對角線元素的一個例證。⁵⁶ 再者，文中也對另外兩件作品表示肯定，一是以扇為形的巧妙作品【圖 17】，另一則為大櫃子上的一個別緻的梳妝盒【圖 18】，它的底下以葉子為造型，本體的圓形黑盒則繪有著菱形紋路，上頭綴有幾朵白花。⁵⁷ 最後圖版解說提及日本漆器的設計具有多樣性，作品呈現出對於自然的感受和傳統裝飾間有著很高的掌握。⁵⁸

上述的前兩幅圖版為日本物件和中國物件的並置，但究其解說文的內容，卻以描述日本物件的篇幅較多，中國物件雖仍被稱讚為精美的作品，但其描述多僅以一筆而帶之，並無更進一步的形容。此種中日並置的現象也反映在另一張圖版【圖 19】，它的來源地標標誌為亞洲，圖版名稱為「來自中國和日本的瓷器」(Porcelain From China & Japan)，圖版解說文並無針對圖內的物件作個別的說明，

⁵² 原文為：“The variety, cleverness, and quaintness of the Japanese bronzes, and the beauty of their material, were very striking. They were of all classes of design, from purely conventional to the perfectly realistic; and, although pervaded by a strong sense of grotesque fun, were full of a true feeling for nature.”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67.

⁵³ 在圖版解說中描述此物是蝙蝠造型的照明用具 (lamp)，但就阿禮國所著的目錄清單上記錄，有蝙蝠造型的青銅吊掛香爐(487. Bronze model of bat, with extended wings, for hanging in a room, with incense.)，而無蝙蝠造型的吊掛照明用具，因此筆者在此先將其界定為吊掛香爐。

⁵⁴ 三英尺為 91.44 公分。

⁵⁵ 原文為：“The cabinet, about three feet high, and the large earthenware dish, formed part of Sir R. Alcock’s collection, and both were chefs-d’oeuvre of their class.”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88.

⁵⁶ 原文為：“the small cabinet above it, through which a tree in gold and silver is drawn in a bold and original manner, distinctive of Japanese art, deserves attention as an example of the diagonal principle of ornamentation affected by the Japanese.”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88.

⁵⁷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88.

⁵⁸ 原文為：“The great variety of design, feeling for natural and conventional ornament, and excellence of manipulation to be found in Japanese lacquer-works.” 參自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88.

反倒是講述此展覽中的中國展品數量不多，而日本卻是有目可觀，並且稱讚日本瓷器在色彩、工藝製作上有著獨創性，甚而覺得日本瓷器在色彩鮮豔度方面優於中國，特別是藍色、紅色和白色，並且又於設計上較為簡單、裝飾較少。⁵⁹ 從上述察覺當時西方世界雖時常將中日合一而論，卻又能體察二者之差異，可惜此段解說文與圖版內容並無緊密的連結，因此觀者無法得知圖版中的物件到底何為中國？何為日本？二者間直觀的差異又為何？因此筆者從三冊書中，找出另外繪有中國展品的圖版，共計二張，為的是觀察中日物件在西方視角下的異同。【圖 20】是三件中國的琺瑯器，圖版解說文呈現對中國琺瑯整體的討論，認為這些琺瑯器著實華麗，中國在製作琺瑯方面有著不容置疑的好技巧，像是可以呈現出鮮明和諧的色彩，⁶⁰ 卻無特別論述圖中的單一作品。【圖 21】中有一件展品來自中國，它是盛裝孔夫子骨灰的器皿，圖版解說文中雖對此一說法持保留態度，但此物的傳奇性讓其成為展場焦點，⁶¹ 因此仍將它收入於書。綜上所述，從繪有中日展品的圖版中，發現二者在製作技巧方面皆被認可，例如顏色和作工。不同的在於日本器物「造型多變」以及在設計上帶有巧思的特點，於圖版解說文中有將其特意說明，而在論述中國展品時則較無此類細節上的討論。

日本展品在種類和數量上，表現出阿禮國的用心，但觀察阿禮國自身所著的展品清單，可以發現選件的偏重，在前言部份他即提及日本的工藝品像是瓷器、金屬器物以及漆器能夠媲美歐洲，清單的展品數量也以漆器、青銅器和金屬製品、陶瓷比重最高，看出西方人阿禮國對於此類日本工藝品的喜愛。在《萬國博覽會上的工業藝術和雕塑傑作》一書中挑選出日本的瓷器、青銅器和漆器作為值得記錄的展品，可算是間接呼應阿禮國的眼光，並且更為有力的展現出西方人視角下的日本藝術，他們特別驚訝於日本物件精細小巧的作工、多變有趣的造型、多將自然界生物應用其中的手法，以及大膽新奇的設計。

三、日本展品之迴響

本段試圖從萬博的官方授獎名單、英國出版物和英國作者個人意見，爬梳當時西方世界對於 1862 年倫敦萬博中日本展品的迴響。

1862 年倫敦萬博官方曾針對展品進行評比與授獎，並且出版一本得獎名單，⁶²

⁵⁹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82.

⁶⁰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1, p. Plate 35.

⁶¹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p. Plate 291.

⁶²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Medals and Honourable Mentions Awar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Juries; with a list of jurors, and the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chairmen. Second Edition* (London: Eyre &

負責評比的評審人員共有 612 位，當中包括英國人與非英國人，是以各方專家分工評比的方式審核展品，名單內除得獎展品外，亦有榮譽提名的抬頭，為的是一併收編雖無得獎卻值得一提的展品，總計獲獎展品約有 7000 件，榮譽提名的展品則有將近 5300 件。日本共獲得 3 項榮譽提名以及 4 個獎項，其中提名和獲獎的品類包括醫藥、青銅器、紙類和絲綢，總以青銅器為大宗，共獲得 1 個榮譽提名和 2 個獎項，當中又有 2 項展品為阿禮國所提供；再相較和日本同屬亞洲地區的中國，擁有 3 項榮譽提名以及 2 個獎項，品類分別為醫藥、農產品、蔬果植物以及家俱紙品方面，而又以農產品獲得 1 獎 1 提名為最多的獲獎品類。從中看出日本和中國在獲獎及提名的數量上相近，⁶³ 但得到青睞的品類卻有所不同，因此可以知曉日本展出屬於工藝品性質的部份，像是青銅器、絲綢，它們受到了當時的官方肯定。⁶⁴

英國出版品方面，也有對日本展品的介紹，《倫敦新聞畫報》於 1862 年 9 月 20 日的報導中，⁶⁵ 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日本展區，報導最後的文字，可以說是對日本展品的整體評價和觀察，文中指出日本物件的特色為實用和裝飾並存：

綜觀來說，如果不能理解日本的技術和工業在製作上兼具實用性與裝飾性，我們就無法研究這些奇怪又有趣的收藏品。⁶⁶

從上述文字中，可以將其理解為日本人在生活日用品上常具有裝飾性的藝術，因為文中所介紹的日本展品大多是日常可用的事物，推測在西方世界，實用和裝飾的使用手法和定義和日本存有落差，致使在報導內容中特別言及。

1862 年另有《卡塞爾的插圖展示：約有三百幅插圖：附有 1862 年萬國博覽會所有主要展品的文字說明》（*Cassell's Illustrated Exhibitor: Containing about Three Hundred Illustrations :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s of All the Principal O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⁶⁷ 一書出版，此書成作的目的是為

Spottiswoode, 1862).

⁶³ 共計日本獲得 3 項榮譽提名以及 4 個獎項；共計中國共獲得 3 項榮譽提名以及 2 個獎項。

⁶⁴ 文中所提的總授獎數目以及日本和中國的獲獎獎項及數量皆是整理自上註的官方得獎名單。

⁶⁵ Terry Bennett,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p. 102.

⁶⁶ 原文為：“On the whole, we cannot examine this curious and interesting collection without bringing away the most favourable ideas of Japanese skill and industry as applied to useful and ornamental manufacture.” 參自 Terry Bennett,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p. 102.

⁶⁷ John Cassell, *Cassell's Illustrated Exhibitor: Containing about Three Hundred Illustration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s of All The Principal O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London: Cassell, Petter, & Galpin, 1862).

倫敦萬博留下記錄，讓人能再三回味，以及使無法親自參觀之人可以透過書中的詳實記錄體驗萬博。⁶⁸ 書中有一頁的篇幅介紹日本展品，文內談到日本展品規模不大卻十分吸引人，作品普遍具有一種滑稽的樂趣，例如展出的一个金屬鈕扣上的浮雕圖樣為一隻吠人的狗和一位膽怯的人、一件瓷器上的圖樣為一位身著歐洲服裝的日本女人，她戴著手套拿著一顆蘋果，旁有兩位日本女人對她的奇裝異服表示驚訝，⁶⁹ 文中將這樣饒富趣味的日本展品和英國插畫家約翰·李奇（John Leech, 1817-1864）⁷⁰ 的作品相提並論，表示英國只有一位約翰·李奇而日本則有許多位幽默的創作者。此外也稱讚日本人將青銅器物應用在日常生活品中，例如：墨水瓶、菸灰缸和燭台等，並且在這些用品的製作中展現出非凡的匠心。⁷¹

英國作者對於 1862 年倫敦萬博中的日本展品也有所評論，根據阿禮國自己的著作，他提及弗雷德里克·雷頓（Frederic Leighton, 1839-1896）⁷² 於觀展後致信於他，信中讚賞日本展品：「甘美柔細的綺麗效果，竟是由怪異事物所達致，然而二者卻又如此完美調合。」⁷³ 並且概括出日本藝術的特徵：色彩和諧、避免對稱等。⁷⁴ 另一位作者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ges, 1827-1881）⁷⁵ 於《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⁷⁶ 上針對 1862 年倫敦萬博中英國家具及建築類展品發表評論，⁷⁷ 文中他以恢復中世紀藝術作為評價的一大標準，⁷⁸ 內有小段文字提及日本展品，認為日本展品展現出真正的中世紀，伯吉斯將歐洲中世紀藝術與日本藝術相提並論似乎有些唐突，此說法可能是將日本工藝品的創作方式與中世紀藝術作為連結，因為細究文中內容，伯吉斯欣賞日本展場內以人物、動物為造型的象牙根付、⁷⁹ 多種樣式和顏色的青銅器、模仿布料質感的紙品，以及薄胎瓷和漆器，伯吉斯還特別說明青銅器的部份，他認為日本人喜歡鑄造不同造型以及不同顏色混合的合金製品，並指出這些製品以色調低的顏色作搭配，因此

⁶⁸ John Cassell, *Cassell's Illustrated Exhibitor: Containing about Three Hundred Illustration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s of All The Principal O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p. Preface.

⁶⁹ John Cassell, *Cassell's Illustrated Exhibitor: Containing about Three Hundred Illustration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s of All The Principal O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p. 131.

⁷⁰ 約翰·李奇（John Leech, 1817-1864）是一名英國的插畫家，1841 年開始在英國以幽默諷刺時事的周刊 *Punch* 上作畫。

⁷¹ John Cassell, *Cassell's Illustrated Exhibitor: Containing about Three Hundred Illustration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s of All the Principal O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p. 131.

⁷² 弗雷德里克·雷頓（Frederic Leighton, 1839-1896）是一名英國畫家以及雕塑家。

⁷³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p. 284. 此翻譯轉引自吉見俊哉，《博覽會的政治學》，頁 107。

⁷⁴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p. 284.

⁷⁵ 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ges, 1827-1881）是一名英國的建築師和設計師，當時英國的建築主流為新古典式，伯吉斯卻偏愛哥德式建築。

⁷⁶ 《紳士雜誌》（*The Gentleman's Magazine*）為一份自 1731 年在英國倫敦所創立的月刊雜誌。

⁷⁷ 威廉·伯吉斯發表文章於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一事，是筆者參自渡邊俊夫，〈ロンドン万博（一八六二年）における日本美術への反について〉，《美術史》Vol. L No.2（2001.3），頁 241-242。

⁷⁸ 威廉·伯吉斯並不喜愛當時工業化的風氣，他的創作理念是恢復中世紀的傳統。

⁷⁹ 文中威廉·伯吉斯解釋日本的象牙製品為人們繫於腰間之物，因此筆者在此直接稱其為根付。

在色彩組成中不會讓人感到華而不實。⁸⁰ 從上推測伯吉斯有可能是認為日本藝術具有和中世紀藝術一般在冶金製品及鑲嵌藝術等方面有著高超的工藝水準，以及作品多具有獨特的裝飾風格，⁸¹ 才會有此一說。

西方世界對 1862 年倫敦萬博中日本展示的迴響，其一就觀展人次而言，讓日本物品在西方世界的曝光度大增，而其中的展品也獲得官方肯定以及大眾出版品的討論，表示出西方世界接觸日本藝術的受眾範圍廣大。再究西方世界對於日本展品的討論：《倫敦新聞畫報》提及日本藝術中實用性和裝飾性並存的特點；《卡塞爾的插圖展示：約有三百幅插圖：附有 1862 年萬國博覽會所有主要展品的文字說明》一書則讚嘆日本藝術中的幽默感和精美的青銅器，再者日本展品引起英國作者的關注，弗雷德里克·雷頓在欣賞日本展品之餘，甚而進一步理出日本藝術的特色；伯吉斯則頗欣賞日本工藝品，且認為日本展品展示出中世紀的藝術。綜上所得，日本藝術中實用兼具裝飾的特性、幽默感和獨特的創作表現方式受到當時西方人的喜愛。

結語

本文探討 19 世紀後半葉日西藝術交流的情況，企圖了解當時西方視角下的日本藝術為何？作為觀察西方人何以觀賞日本藝術的一例，綜觀本文，可將 1862 年倫敦萬博中西方視角下的日本藝術歸整為二點：其一是阿禮國積極說服日本參展，顯出日本物品於西方人來說具有某程度的吸引力；其二是得出當時西方世界對於日本瓷器、青銅和漆器此類工藝品青睞的原因：器物多變的造型、使用鑲嵌和對角線的設計手法、自然元素於作品中的應用、作品展現的幽默感，以及作品兼具實用和裝飾等特點。

以篇幅和內容而論，本文仍有不足之處，文中所探討的實為日本與西方世界接觸的單一事件，少了時間廣度的爬梳，以及當時歐洲藝術圈景況的背景釐清。其實阿禮國回到英國後，曾於 1878 年出版《日本的美術與工藝》(*Art and Art Industries in Japan*)⁸² 一書，此書的成作目的一是為 1862 年倫敦萬博中的日本展品作補充說明和總結；⁸³ 另一是希望利用自身對日本藝術的研究，以此激發英國藝術家的創作。⁸⁴ 比照阿禮國策展和出書二事，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歐洲的環境是否影響阿禮國對於日本藝術的認知和觀點？阿禮國從策展至成書的 16 年間，是如何將對於日本藝術的喜愛轉為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其深入研究的面向為

⁸⁰ William Burges,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Jul. 1862): 10-11.

⁸¹ 黃虹、顏勇著，《西方設計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7-8。

⁸² Rutherford Alcock, *Art and Art Industries in Japan* (London: Virtue and Co, 1878).

⁸³ Rutherford Alcock, *Art and Art Industries in Japan*, p. 10.

⁸⁴ Rutherford Alcock, *Art and Art Industries in Japan*, p. 9.

何？礙於時間所限，筆者目前未能釐清上述阿禮國之於日本藝術間的關係，盼日後能持續研究，以便完整觀察 19 世紀後半西方視角下的日本藝術。

附表

【表 1】日本展品

分類大項	展品編號	展示內容	展品細項 (編號)
A (品項數目：238)	1-238	漆器 ——木頭上塗漆、木頭鑲嵌漆、在其他材料上塗漆、貝殼、象牙、玳瑁等。	寄木細工藝品(1-140) 日本女性梳妝用品(141-191a) 漆或漆畫、象牙、貝殼類、鱗甲(192-212) 木雕和木雕工藝品(213-238)
B (品項數目：59)	239-297	稻草、竹製工藝品 ——籃子和藤製品、稻草與漆組合。	稻草與漆組合的製品（包括生活用品和裝飾品）(239-240) 籠和藤製品(241-297)
C (品項數目：86)	298-383	瓷器 ——琺瑯的，上漆的，樸素的。 陶器 ——樣式奇特的陶器。 (來自江戶至橫濱)	花瓶和罐(298-315) 薄胎瓷(316-330) 大阪送來的物品(328-330) 中國——歐洲模型的漆器(331-358) 大阪送來的陶器(359-383)
D (品項數目：134)	384-517	青銅器和金屬製品 —— a.青銅器。 b.純金屬和合金的浮雕、胸針、徽章、鈕扣等。 c.刀具和匠人工具。 d.武器和盔甲。	青銅製品(384-465) 金屬鈕扣(466-488) 木匠工具一套(489) 武器和甲冑(490-509) 礦物(510-517)
E	518-536	紙 ——造紙原料，壁紙，書寫用紙，紙手帕，包裝用紙等、合成革。	紙的樣本(518) 女用的紙製手帕(519) 油紙雨衣(520) 合成革製成的手提袋(521-525) 紙拉門(526) 扇子(527-530) 合成革(531) 壁紙(532) 燈籠(534) 油紙傘(534)

(品項數目：19)			日本紙幣(535) 紙的原料(536)
F (品項數目：20)	537-556	織物 ——縐緞、絲綢、繡帷、綴花織、綿更紗、樹皮製成的織物等。	縮緬(537-538) 絲綢製品(539-543) 繡帷(544-545) 日本女性針線盒(548) 男性隨身包（攜帶紙和手帕等）(549) 各種綿更紗(550) 有松產夏季紡織品 (551) 樹皮製成的織物(552-555) 髮圈(556)
G (品項數目：16)	557-572	藝術作品 ——象牙雕刻、木雕、繪畫、插圖、版畫等。	木雕(557) 象牙雕刻(558) 插圖(559、563) 日本戲劇宣傳單(560) 日本學者的寫作練習(550a) 江戶消防署書(562) 江戶地圖(564) 東海道，通往主要城市的道路圖(565) 日本地圖(566) 從橫濱到富士山旅行的印刷品(568) 富士山地圖(569-570) 印刷品(561、567、571) 故事書(572) 日本官方公文(572a)
H	573-603	教育用具、科學書籍 ——科學模型和儀器（主要仿製荷蘭）、日本貝殼、玩具等。	日本百科全書(573) 日本地理和產物的說明書(574) 養絲秘訣（附圖）(575) 化學論文(575a) 魚和鳥類的說明書（附彩圖）(576-577) 化學著作(578) 日本紅皮書（列出了所有公職人

69

參考資料

中、日文專書

1. 丁錫鏞著，《1851 至 2005 年世界博覽會全紀錄》上冊，臺北：嵐德，2006。
2. 吉見俊哉著，《博覽會的政治學》，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臺北：群學，2010。
3. 佐野真由子編，《万国博覧会と人間の歴史》，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
4. 松村昌家著，《大英帝国博覧会の歴史：ロンドン・マンチェスター二都物語》，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
5. 周秀琴、李近明編著，《文明的輝煌：走進世界博覽會歷史》，上海：學林，2007。
6. 黃虹、顏勇著，《西方設計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7. 詹姆斯·麥克萊恩（James L. McClain）著，《日本史：1600-2000 從德川幕府到平成時代》（*Japan: A Modern History*），王翔譯，新北市：遠足文化，2017。
8. ジャポニズム学会編，《ジャポニズム入門》，京都市：思文閣，2000。

中、日文論文

1. 渡邊俊夫，〈ロンドン万博（一八六二年）における日本美術への反について〉，《美術史》Vol.L No.2（2001.3），頁 241-242。
2. 楠元町子，〈1862 年第 2 回ロンドン万国博覧会における「日本」〉，《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第 40 號（2015.3），頁 55-72。

西文專書

1. Alcock, Rutherford. *Art and Art Industries in Japan*. London: Virtue and Co, 1878.
2. Alcock, Rutherford. *Catalogue of Works of Industry and Art, Sent from Japan*.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Stamford Street and Charing Cross, 1862.
3. Alcock, Rutherford.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1.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 & Green, 1863.
4. Alcock, Rutherford.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Vol.2. London: Longman, Green, Longman, Robert, & Green, 1863.
5. Bennett, Terry. *Japan and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Complete Record of Reported Events, 1853-1899*. Folkestone, Kent: Global Oriental, 2006.
6. Cassell, John. *Cassell's Illustrated Exhibitor: Containing about Three Hundred*

Illustrations: with Letter-Press Descriptions of All the Principal Obje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London: Cassell, Petter, & Galpin, 1862.

7.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Medals and Honourable Mentions Awarded by The International Juries; with a list of jurors, and the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chairmen. Second Edition.* London: Eyre & Spottiswoode, 1862.
8.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Th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Vol.4 Foreign Division.* London: Printed for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1862.
9. Waring, John Burley.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1. London: Day & son, 1863.
10. Waring, John Burley.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1862* Vol.3. London: Day & son, 1863.

西文論文

1. Burges, William.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Jul. 1862): 3-12.
2. Cortazzi, Hugh. "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First British Minister to Japan 1859-1864: A Reassess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4th series, volume 9 (1994): 1-42.

網路資源

1. 國際展覽局 (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Expositions) 官網：
<<https://www.bie-paris.org/site/en/1862-london>> (2019 年 11 月 29 日檢索)。

圖版目錄

- 【圖 1】Rutherford Alcock. 圖版來源：Alexandre Michier.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Vol.2. Edinburgh: W. Blackwood Publisher, 1900.
- 【圖 2】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The Attack on The British Embassy at Jeddo*, 1861. 圖版來源：
<<https://ja.wikipedia.org/wiki/%E3%83%95%E3%82%A1%E3%82%A4%E3%83%AB:BritishLegationAttack1861.jpg>>（2019 年 11 月 29 日檢索）。
- 【圖 3】日本展區。圖版來源：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of 1862. *Th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Industrial Department Vol.1 British Division*. London: Printed for Her Majesty's Commissioners, 1862.
- 【圖 4】日本展區相片。圖版來源：Terry Bennett. *Photography in Japan, 1853-1912*. Tokyo, Rutland. Vermont, Singapore: Tuttle Publishing, 2006, p. 68.
- 【圖 5】中國展區相片。圖版來源：
<<https://www.worthpoint.com/worthopedia/stereoview-international-exhibition-1778309783>>（2019 年 12 月 07 日檢索）。
- 【圖 6】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The Japanese Court*, 1862. 圖版來源：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Historical Archive, 1842-2003 資料庫（2019 年 09 月 21 日檢索）。
- 【圖 7】Japanned & Enamelled Ware, 1863.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London: Day & son, 1863, p. Plate 248.
- 【圖 8】Japanned & Enamelled Ware, 1863.（局部）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48.
- 【圖 9】Japanned & Enamelled Ware, 1863.（局部）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48.
- 【圖 10】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 圖版來源：J 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67.
- 【圖 11】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局部）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67.
- 【圖 12】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局部）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67.

【圖 13】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 (局部)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67.

【圖 14】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88.

【圖 15】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局部)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88.

【圖 16】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局部)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88.

【圖 17】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局部)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88.

【圖 18】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局部)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88.

【圖 19】Porcelain From China & Japan, 1863.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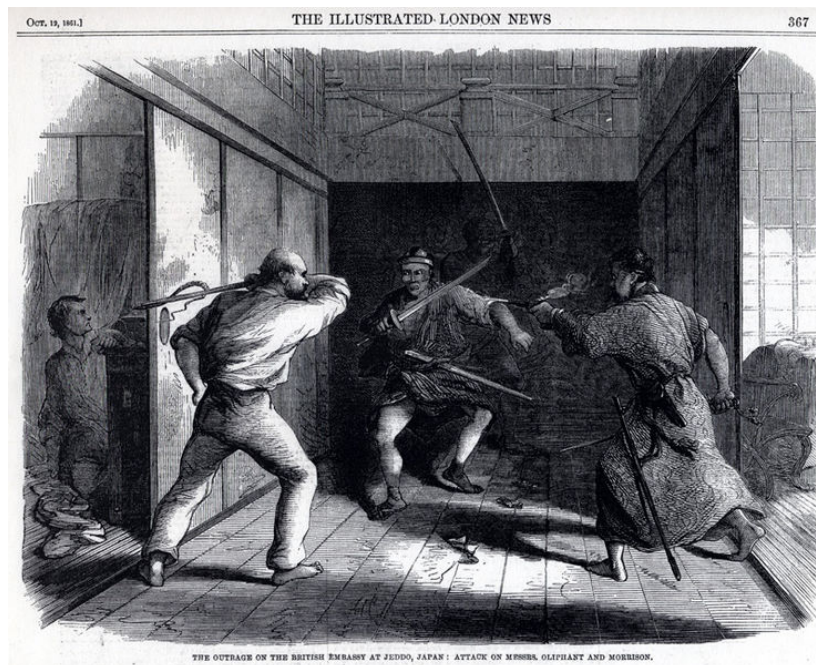
【圖 20】Chinese Enamelled Vases, 1863.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1, p. Plate 35.

【圖 21】Ornamemtal Works, 1863. 圖版來源：John Burley Waring, *Masterpieces of Industrial Art & Sculpture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Vol.3, p. Plate 291.

圖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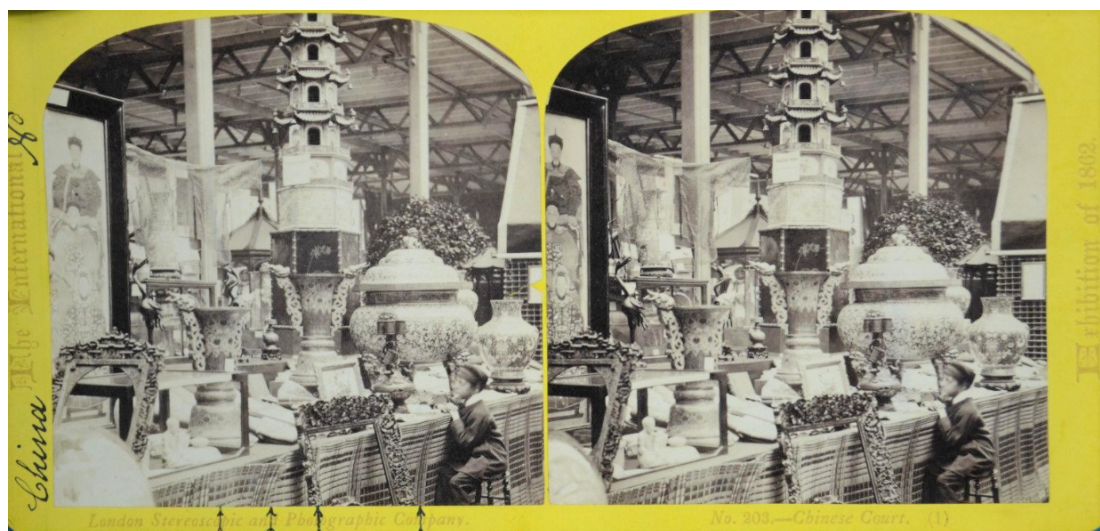
【圖 1】Rutherford Alcock.



【圖 2】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The Attack on The British Embassy at Jeddo*, 1861.



【圖 4】日本展區相片。



【圖 5】中國展區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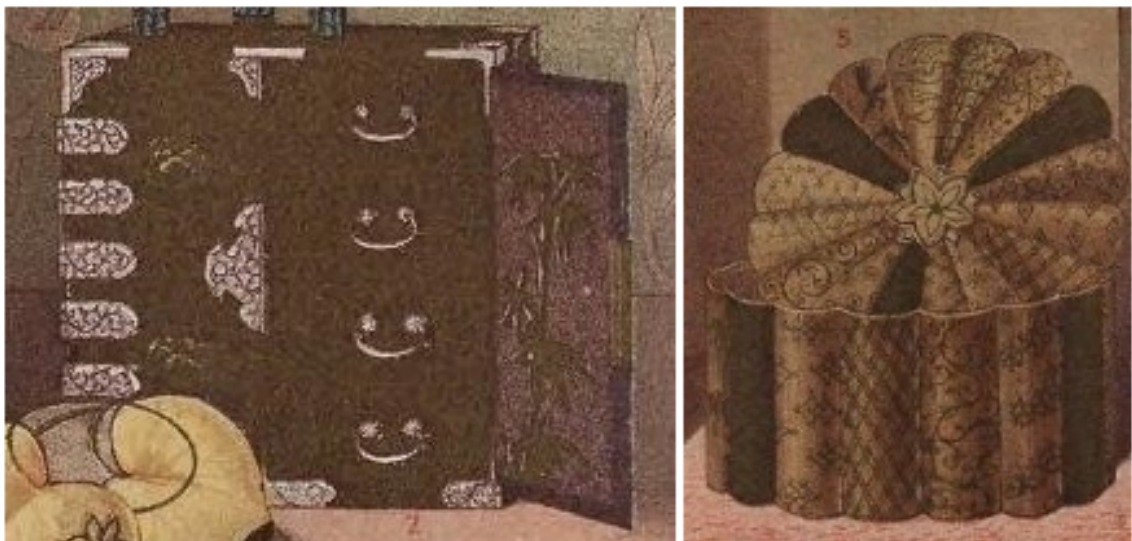
【圖 6】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The Japanese Court*, 1862.



【圖 7】Japanned & Enamelled Ware, 1863.



【圖 8】Japanned & Enamelled Ware, 1863.（局部）



【圖 9】Japanned & Enamelled Ware, 1863.（局部）



【圖 10】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



【圖 11】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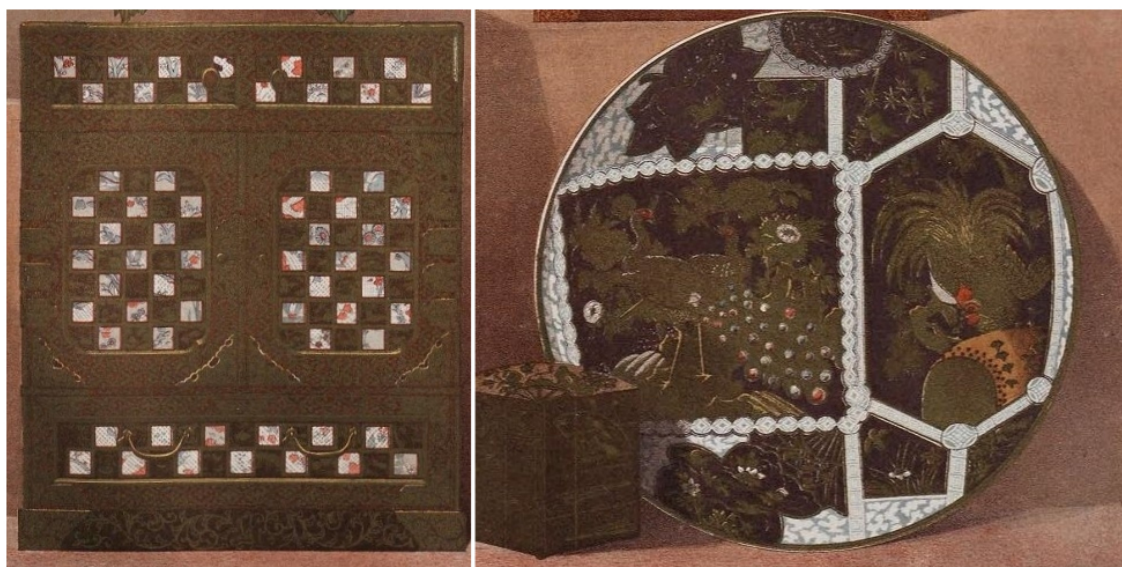
【圖 12】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局部）



【圖 13】Bronzes from Japan & China, 1863.（局部）



【圖 14】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圖 15】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局部)



【圖 16】Japan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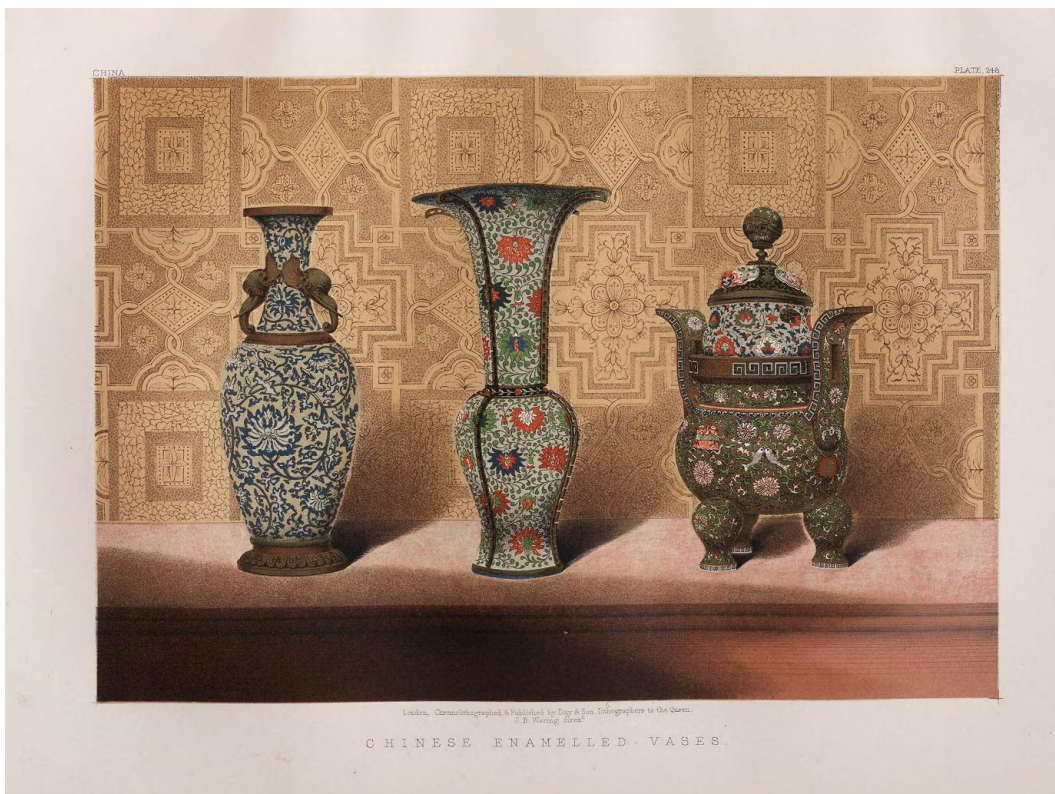
【圖 17】Jappa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局部）



【圖 18】Jappaned Cabinets & Earthenware, 1863.（局部）



【圖 19】Porcelain From China & Japan, 1863.



【圖 20】Chinese Enamelled Vases, 1863.



【圖 21】Ornamemtal Works, 1863.